

第五九五册

理學彙編

經籍典

集部

(卷)
四二—四九二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八十一卷目錄

集部彙考十五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三

別集二 唐二至宋一

經籍典第四百八十一卷

集部彙考十五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三

別集二 唐二至宋一

權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三歲知辨四聲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緝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醜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繕紳羽儀其兩漢辯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楊憑為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為序陳氏曰德輿父舉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為中書舍人勅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識大體文亦純雅宏瞻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為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為五十卷不

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為京兆尹與李紳不協紳出愈罷為兵部俄復舊劉向舊唐書稱愈恃才肆意監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作諱辯又為毛穎傳議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為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長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詞要為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史議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褒其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為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云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編之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諸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潤卓犖奮發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悠悠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

可以模刻偽以具粹然十出於正刊落陳言橫絕別驅汪洋大肆無低轡轡人者又云其原道肩莊師說數十篇皆與衍變深探五河揚輝相為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處世處物處辭皆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有餘至其處世處物處辭皆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有餘至其處世處物處辭皆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有餘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為文愈覺其老愈覺其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諸諠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踉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為之笑也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偽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

錄外皆僞妄或韓公及其婿所刪去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南陽者也新書以爲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辯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爲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煜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它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爲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待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類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遠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辯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始不可解今按外集

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未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獨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二十年間間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祕閣官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今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眞作者之手槩而正之者豈盡剽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難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微既寬斥渾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別錄二卷撫異一卷音釋一卷附錄二卷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爲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哀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註五則龍城近世人僞作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爲一編曰集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辯二卷

陳氏曰南劍教授新安張敦頤紹興八年進士也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名還欲任以南省郎作元都觀看花詩謔忿當路出爲播州

刺史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還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推為詩豪嘗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為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哀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

夢得自言吾友柳議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矣而愈出也後村劉氏曰夢得詩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九工又曰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略曰按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詰詔而殺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李觀文編三卷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觀元寶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為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及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為之序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如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晁錯論一十四首為後集二卷頃年予從父詹事公掌誥命嘗以四之日為四日不學者聞然以為非今觀集中亦云爾乃知本於此

陳氏曰元寶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卒愈為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量哉

歐陽集十卷

晁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不肯北官及常袞為觀察使與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寬舉京師將以為父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說載詹或太原一妓為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之詩卒為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則詹之志豈在其父母哉有德行者乃爾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

賦詹亦蚤死愈為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廉使李貽孫所為也詹之為人有哀辭可信已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一妓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不可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為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呂溫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以善草執誼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初使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溫從梁肅為文章規摹左氏藻瞻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為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為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陳氏曰溫本善韋王偶使絕域得死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好刻敗與寶羣羊士諤昵此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屢校不懲至於滅耳此所以為小人歟

李文公集十八卷

晁氏曰唐李翱習之也京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翔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為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文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陳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非其作也習之為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氣不

能及耳

石林葉氏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韓退之遠遊聯句亦記其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終篇不再見或云退之以其不工卻之使不復與也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唐史云太原人居易詩中自序生於鄭州蔡陽貞元十七年進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一等調監屋尉入翰林爲學士太和初遷刑部侍郎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當時士人爭傳雜林賈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元微之酬唱故號元白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在杭州自類詩葉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紀又有續後集五卷今亡三卷予嘗謂樂天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錫游入謂之劉白而不陷入司馬黨中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廣卿爲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集後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屠某作也

陳氏曰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

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時曾昌五年也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爲誌時未有續後集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年譜維揚李璣德御所作樓大防參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疎略抵牾且號爲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爲新譜刊附集首

白集年譜一卷

陳氏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刊之集首始余爲譜既成妹夫王林叔永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晁子止之語謂與楊廣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並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類演蘇氏曰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諍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又曰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味歎輒以公卿投荒修死不得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間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嚴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蓋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耳

詩史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云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之事幾如幸禍樂天爲王涯所譏謫江州司馬其詩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住時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咏東坡

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晁氏法藏碎金曰白氏集中頗有遺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辭語出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捷曉悟於人也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藁則竄定甚多

朱子語錄曰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誕出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元稹微之也河南人擢明經書判入等授校書郎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以稹歌詩奏御穆宗賞悅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爲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二篇皆宮體也

陳氏曰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嘗自彙其詩爲十體其末爲詈詩羣眉約贊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恠麗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即其麗體者耶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侔晚而欲速比依奄宦得相卒爲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

節鳴呼爲士者可以監矣

戴叔倫述藥十卷外詩一卷書狀一卷

晁氏曰唐戴叔倫幼公也潤州人爲人溫雅善舉止中進士第累遷容管經略使政治稱最德宗賜中和詩世以爲榮代還請爲道士未幾卒集有馬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穎士初不稱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符載集十四卷

晁氏曰唐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爲章句學貞元中李異江西觀察薦其才授奉禮郎爲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章草掌書記澤潞郡士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授文昌爲墓志附於後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郡王湘送符處士歸觀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王楊云

張登集六卷

晁氏曰唐張登性剛潔介特始以巾褐就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尉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受勅吏議侵誣感疾卒權德輿爲之序甚詳以公幹景陽比之國史補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璧金之狀其舊集詩賦之外書啓序述誌記銘誄合一百二十二篇今存者才六十餘首

樊宗師集一卷終守園池記注一卷

陳氏曰唐諫議大夫南陽樊宗師終述撰韓文公爲墓志稱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

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有王晟者天聖中爲絳倅取其園池記章解而句釋之猶有不盡通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爲文而晦澁若此其湮沒弗傳宜哉

陳氏曰國史補云元之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志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註解如瑤巖碧嶽鬼眼頭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踐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

後山陳氏曰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

晁氏曰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拾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綵綵甚厚湜怒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緣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況集序在而碑已亡矣

陳氏曰湜輕傲不羈非裴公鉅德始不能容之矣今集才至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不苟爲人作而人亦未必敢求之

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皇甫湜李翺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愧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末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渠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從倚如有待殊此詩乃論文人文章爾風格殊無可悉也

沈亞之集十卷

晁氏曰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涇原李彙掌書記爲祕書省正字長慶初補樂陽尉四年爲福建都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爲判官者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狂躁貪冒輔其爲惡故及於貶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當時名輩所稱許云此本之後有景文宋公題字稱得之於端明李學士編次無倫蓋唐本也予頗愛其能造語然其本極舛誤頗正是之且其遺闕者數篇及賀牧商隱三詩附於後

孟東野集十卷

陳氏曰唐溧陽尉武康孟郊東野撰集惟末卷有書二篇贊一篇餘皆詩也郊貞元十二年進士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為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終自為墓誌悉焚所為文其甥裴廷翰輯其彙編次其文後序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

陳氏曰牧佑之孫在天台錄集外詩一篇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詭有氣槩非晚唐人之所能及也

後村劉氏曰杜牧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為體牧於唐律中常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又文集八卷

晁氏曰唐李商隱義山也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為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與元皆表幕府嘗補太學博士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儷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為序即所謂繁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恢譎宋景文序傳中稱詭怪則商隱蓋以此詩五卷清新纖絕故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

陳氏曰商隱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為令狐絢所憾竟坎壈以終甲乙集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於時歷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柳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之多商隱本為古文令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隱所作當時以為工以近四六枝之未見其工也談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獼祭魚

石林葉氏曰唐人學老杜惟李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僊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為過老杜一時翕然從之好事者次為西崑崙所謂昆體者也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荅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雖王荊公亦與之嘗為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為商隱而能為老杜者故公詩晚年亦微樂於華巧其所好者然也

王溪生集二卷

陳氏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文饒也趙郡人宰相吉甫之子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憲宗時以廢補校書郎穆宗初擢翰林學士號令大典皆出其手進中書舍人名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昌初復秉政平澤潞策功拜太尉封衛公大中貶崖州司戶參軍三年卒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

援古衮衮可喜為武宗所知常以經綸天下為己任時王室幾中興焉一品集鄭要為之序皆會昌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賦詩四首竄愁志乃崖州所撰姑臧集題段全緯纂上四卷亦制誥第五乃曼斯朝貢傳與八詩別集乃哀合古賦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一卷載金松等四賦陳氏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開表疏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竄愁志也德裕自穆宗時已掌內外制累踐方鎮遂相文宗平生著述詎止此此外有姑臧集四卷而已其不傳於世者亦多矣竄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論精深其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周秦行紀一篇奇章怨家所為而文饒遂信之耳

李衛公備全集五十卷年譜一卷摭遺一卷

陳氏曰此未嘉集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記辨謗略等諸書共十一卷知鎮江府江陰耿秉直之所輯併考次為年譜摭遺姑臧集者兵部員外郎段令緯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門制草末卷惟點曼斯朝貢圖及歌詩數篇其曰姑臧未詳衛公三為浙西出入十年皆治京口故秉直刻其集若未嘉則其事頗異郡故有海神廟本城北隅叢祠元祐中太守范岫夢其神自言姓李唐武宗時宰相南遷以歿瘞而意其為德裕訪得其祠遂作新廟且列上其事自是日盛賜廟額開王爵然衛公平生於溫蓋遺乎不相及也殊有不可曉者

平泉雜文一卷

陳氏曰卽別集第九卷第十卷平泉山居所作詩賦記也

林藻集一卷

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副使林藻撰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敘珠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林藻集一卷

陳氏曰唐邵州刺史林蘊復夢撰藻之弟也見儒學傳蘊父披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其族至今衣冠詩禮以蘊所爲父墓碑考之其八子爲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而披之父爲饒陽郡守祖爲瀛州刺史蓋亦盛矣

孫樵經緯集三卷

晁氏曰唐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黃巢犯闕赴岐隨授職方員外時詔書曰行在三絕以常侍李鷟有會閱之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樵有楊馬之風遂輯所著名經緯集

陳氏曰其文自爲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也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

陳黯文集三卷

晁氏曰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卷詩三十二啓狀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太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紙墨甚精後題曰昇平四年重題其印文云建鄴文房本內密字皆缺其畫而超字不缺蓋吳時所繕寫也其詩如置酒揚州送人皆不凡而樂府格調尤高然史逸其行事詩中亦有不可考獨啓事內有白韋崔三相公狀白乃敏中

崔乃元式韋乃琮也三人同相於宣宗初載其末云限守藩服則知綺莊時已任刺史矣

李甘文集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李甘和鼎撰甘欲壞鄭注麻坐貶死杜牧所爲賦詩者也

薛逢四六集一卷

陳氏曰唐秘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鄭畋集五卷

晁氏曰唐鄭畋台文也榮陽人會昌一年進士書判入等授校書郎調渭南尉知制誥中書舍人乾符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召復秉政至成都以疾不拜終太子少保藁葬皆乾符堂判勅語云又名勅語唐判集凡一卷

陳陶集二卷

晁氏曰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

皮日休文集十卷

晁氏曰唐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爲毘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爲職文疑其識已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獲次類文集繁如載澤因以名之凡二百篇

陳氏曰黃巢之難日休陷賊中爲果頭三屈律之識賊疑讒已髮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辯其不然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魯望也蘇州人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從張搏爲蘇湖從事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平淡而已自號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皆爲之傳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時亦隱凡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叢混而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爲多又比它文最工新史疎漏如此

陳氏曰叢書爲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衮刊之吳江末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鄆人樊開所序龜蒙自號天隨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與皮日休善有松陵唱和集皆不在文叢叢書中

文泉子十卷

陳氏曰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恩撰自爲序云單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蛻大中四年進士其爲西掖在咸通時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司空圖表聖也河中人咸通十二年王凝下及第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拜知制誥中書舍人朱溫將篡名爲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食而卒圖居中條山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集自爲序以濯纓亭一鳴應名其集子荷別爲集後記最長於詩其論詩有曰梅止於酸而鹽止於鹹味常在於酸鹹之外謂其詩甚聲花院靜簾影石壇高之句爲得之人以其言爲然

陳氏曰圖見卓行傳唐末高人勝士也蜀本但有

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其論詩酸鹹之喻東坡以爲名言

容齋洪氏隨筆曰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刻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

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基聲花院靜旂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基聲然後知此句之

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

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慳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初晴五更惆悵迴孤枕猶

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程晏集一卷
晁氏曰唐程晏字晏然乾寧二年進士集皆雜文

孫邵文集一卷
晁氏曰唐孫邵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楊孟之書集韓愈爲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

十卷按此集疑有誤字
朱抃致理書十卷
晁氏曰唐朱抃也襄陽人以三史舉爲門令乾寧

中方士許巖士得幸禁中言抃有經濟才帝幸石門召對即拜諫議大夫平章事
羅隱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

晁氏曰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秦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

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薦給事中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爲主自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爲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隱掌錢鏐

記室所著表啓也
陳氏曰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者長沙幕中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等求之未獲

沈頰聲書十卷
晁氏曰爲吳沈頰字可鑄傳師之孫天復初進士爲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避巡官吳國建爲淮南

巡官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顏少有詞藻琴棋皆臻妙場中語曰下水船言爲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閑淡不樂世利嘗疾當時

文章浮靡做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聲叟之說附己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千儒者咸未有聞焉天賦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

如此
陳氏曰顏傳師之孫其文飢餓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

鳳策聯華二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淮南從事秋浦顧雲垂象撰多以擬古爲題蓋行卷之文也雲咸通十五年進士

李後主集十卷

晁氏曰爲唐主李煜重光也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建隆三年嗣僞位開寶八年王師克金陵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三年終龍西郡公贈

吳王江鄰幾雜志云爲秦王廷美所毒而卒
韓熙載文集五卷
晁氏曰爲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

進士南奔江淮建國用爲祕書郎使與其子璟遊璟嗣位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知制誥頃之請誅陳覺黜和州司馬復召中書舍

人累遷兵部尚書第宅華侈妓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爲相用是不果後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羣妓單車引道留爲

祕書監俄復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才俊敏工隸書及畫聲名冠一時自朱元叛後煜猶疑北人多因事誅之熙載愈益淫縱然喜延譽後進如舒雅等後多知名諡曰文

孫晟文集三卷
晁氏曰南唐孫晟字鳳密川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常畫寶島像置子屋壁晨夕事之後乃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爲著作佐郎

天成中奔于吳李昇父子用之爲相周世宗征淮瑋懼遣晟奉表求和世宗召問江南事不對殺之

環聞贈魯國公
潘佑榮陽集十卷
晁氏曰爲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祕書

正字直崇文館煜時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佑性貞介文章瞻逸尤長議論坐言

事倖慢下獄自到死人頗言張洎譴之

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劉鉉序

徐常侍集三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楊溥為秘書

郎直宣徽北院掌文翰李昇時知制誥每累遷

翰林學士歸朝為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

化初坐累黜靜難軍司馬鉉初至京師見御毛褐

者輒謂之邪苦寒竟以冷氣入腹而卒鉉幼能屬

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

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

未常沈思嘗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慢

陳氏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

作也所撰國主李煜墓銘微婉有體文蓋取之

田霖四六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田霖撰

孫光憲輦湖編三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

地荆南從諱辟掌書記歷檢校秘書監御史大夫

王師收閬州光獻勸其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

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扈載集十卷

晁氏曰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恩撰少俊早

達年二十六以死其子蒙顯於國朝

別集二下 宋一

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神宗皇帝撰章惇等纂紹聖初以元

祐中所集止九百四十三道有旨命倖再加編次至元符中書成比元祐所編增多八千七百三十道分文辭政事邊機三門言者仍以元祐之臣說以邊機不宜洩露掩沒先帝盛美于是編以賜羣臣云

范魯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與質舉質程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傳衣鉢晉天福

中為翰林學士周廣順初拜相太祖受禪加兼侍

中乾德二年始罷為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將終

戒其子曼勿請諡勿刻墓碑質力學諷記好聚書

既登朝猶手不釋卷國史載其示從子詩家書目

序薦呂餘慶趙普表三篇

趙韓王集三卷

晁氏曰宋朝趙普字平則薊州人其父遷洛陽占籍焉乾德中代范質為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及

端拱初三人相薨封真定王諡忠獻卒年七十一

普初無學術太宗勉之晚年頗該博

陳氏曰遺藁凡十卷普開國元臣不以文著而慧

星班師二疏天下至今傳誦未有劉昌言所撰行

狀按館閣書目惟有奏議一卷今麻沙書坊刊本

奏議止數篇餘者表狀之屬

巽巖李氏遺藁序曰王禹偁嘗賦詩哭普謂其章

疏與夏訓商謨相表裏本傳獨載普諫伐幽州辭

多刪潤每恨弗見其全網羅搜索久乃得普通遺文

而幽州之奏咸在後有論星變及薦張齊賢二奏

其言諄諄要本於仁鳴呼賢矣禹偁偶褒讚諒不為私而史官簡編誠可歎息乃次其遺文以傳於世其四六表狀往往見於偶集蓋禹偁代作也雖禹偁代作必普之心聲云耳因弗敢棄顧草疏決不止此當博求而附益之

柳仲塗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換崇儀使知寧邊軍

徙全桂二州貶復州團練副使居久之復官歷環

鄆曹邢代忻滄五州咸平四年終如京使開幼奇

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

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

也集乃門人張景所編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仲

塗始

陳氏曰仲塗歷知常潤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

使又歷八郡以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

五卷本朝為古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澀為人慷慨

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傲很強愎云

張晦之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名

震一時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

首禹偁所編并為之序

穆參軍集三卷

陳氏曰泰州司法參軍東平穆脩伯長撰脩祥符

二年經明行脩進士仕不遇困窶以死師事陳搏

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雍而尹洙兄弟

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或曰太極圖亦脩

所傳於陳搏神放者今其遺文傳世者僅如此門人祖無擇爲之序

水心葉氏曰柳開穆脩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河南尉廳壁記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待月亭記諸篇可見時以

偶儷工巧爲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目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

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巧麗矣彼惟迂鈍樸用功不

深纔得其腐敗粗澀而已

胡周父文集十卷

晁氏曰宋朝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知海州上河平頌先是盧多遜趙普

罷頌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句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八議召復官再遷知制誥翟馬

周上封事斥時政語連旦謫防州團練副使復召知制誥草王繼恩制詞溢美流潯州景德初以目

病致仕終祕書監爲人雋辯強敏少有大志力學以瞻博聞雍熙淳化間奏御之文爲時推賞晚節

張師黯集五十卷

晁氏曰宋朝張洎字師黯滁州人仕李煜知制誥中書舍人歸朝爲史官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參

知政事至道二年卒洎風神洒落文辭清麗通釋氏學然性險隘而詔附集有吳叔序其子安期所

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

晁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家微賤九歲能爲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端拱初試文擢右司諫知制誥判大

理寺辨徐鉉罪忤旨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召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孝章皇后崩梓官遷主第

禹偁謂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典以諄誦左遷知滁州眞宗即位復召掌制誥修太宗實錄坐語涉

輕誣出守黃州徙蘄州卒年四十八元之詞學敏贍獨步一時鋒氣俊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

道自任故屢被擯斥喜稱獎後進當時名士多出其門下集自爲序

陳氏曰元之文自爲之序略曰閱平生所爲文類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箴之遇乾之小

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謏文而已外集者其會孫汾哀輶遺文得三百四十首又有承明集十卷奏議集三卷未見

水心葉氏曰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爲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議論故也

竹溪林氏曰王元之又在尹穆之前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

宋文安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調嘉州王津令從太宗平晉獻頌上

嘉之累擢翰林學士祥符中卒諡文安白之文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典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晁氏曰宋朝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徙于蜀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中興國三年進士第

歷相臺桐廬淮陽海陵四郡守知制誥終於諫議大夫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諫諫亦

以比賈誼云

陳氏曰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即東坡所序錫之子孫無顯者端平初游侶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

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諡博士徐

清叟議諡曰獻翼今漢嘉田氏子孫不知在亡而文集板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燹矣東坡蘇氏奏議

序曰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

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

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

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

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

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雖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

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

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晁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老智餘言三卷昭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

晁氏曰五世祖文元公也諱開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徙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中所解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諡也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冕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質正後已文章典瞻書法楷正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見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晏元獻李邯鄲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遵勛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子遺法藏碎金世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老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澠池管中

晁文元道院集要三卷

晁氏曰宋朝王古編其序云文元晁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老智遺書余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白樂

天不逮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粹以便觀覽云古元祐中侍從

雲龜李氏書後曰晁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暢清遠如聞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復數十過乃知深入理窟開道後學直而不迂簡而易行非有道君子莫能爲也

楊文公刀筆十卷

晁氏曰宋朝楊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嘗夢一羽人自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復雍熙初以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下得對面試詩賦授祕書省正字宰臣等賀得神童淳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賜進士第久之直集賢院修未熙實錄獨成五十六卷真宗即位累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告不待報歸省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太常少卿分司病愈起知汝州復爲學士卒年四十七億天性穎悟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博聞強記於歷代典章制度尤所該洽時多取正樂道人善後進倉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姦邪疾惡之故屢被譏毀真宗愛其材特保持之僅免焉景祐中王晦叔上其爲寇相請皇太子親政疏草仁宗嘉歎特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刀筆集有陳詒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陳氏曰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按本傳所著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簪等集及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惟此而已武夷新

集者億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明年條次十年詩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議佯狂歸陽翟時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本傳餘書疏皆作其弟倚酬答倚亦景德中進士

東齋記事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僊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擢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味漢武詩云力過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後村劉氏曰歐陽公答蔡君謨書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板奏疏疎裂古文爲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

神明逸集六卷

晁氏曰宋朝种放字明逸長安人隱終南之豹林谷咸平中遣使召赴闕授左司諫累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祥符八年終工部侍郎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製佛書以製帷帳者嗣禹說在朝有所啓奏時無知者楊億識其循默真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晚年頗嗜酒盛與服王嗣宗知京兆嘗條上其不法詔問狀不要無子集乃姪孫說所編范巽爲之序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製詩十首

陳氏曰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江南小

集凡二卷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云大略與此同

張穆之觸鱗集 卷

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濟北晁无咎序略曰公之曾孫大方出公遺稿曰觸鱗集蓋公爲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平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米穀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切當時之務不可盡舉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黃州名世士以直諫斥久而召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爲不可及則公之爲人可知矣

張乖崖集十卷

晁氏曰宋朝張諫字復之漢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擢至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爲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乖崖公錢易所撰墓志李昉所纂語錄附于後

陳氏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爲十二卷

劉中山刀筆二卷泥川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劉筠字子儀大名咸平元年進士三遷右正言直史館以司諫知制誥出知鄧陳兩州召入翰林爲學士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不奉詔遂出知廬州再召爲學士月餘以疾知潁州三召入翰林加承旨未幾進戶部龍圖閣學士再知廬州爲人不苟合學

問閣博文章以理爲宗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俾描情狀音調凄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爲楊劉天下宗之刀筆集有黃鑑序

陳氏曰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詩號西昆體有開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卷泥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滑稽集四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諷諷之辭淳化祭已自序

擁旆集五卷伊川集三卷

陳氏曰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易侔之子惟演假之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耳出鎮河陽河南時所作也全集未見

陳文惠公愚丘集 卷

陳氏曰宋朝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端拱初進士累遷三司副使修永定實錄擢知制誥歷韶慶壽洛并同雍鄭八州景德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年八十二卒號知餘子諡文惠堯佐屬辭尚古不率世用喜爲二韻詩詞調清警雋永集皆自有序

曾致堯文集十卷

贈諫議大夫曾致堯撰南豐之祖也南豐作集序曰公所爲書號仙晁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文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損後生小子治術業

於閭巷又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閱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更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久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言亦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未載者

晁繹先生集十卷

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略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賦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晁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賦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校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徵言高論既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也賦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

司馬溫公序略曰太初常以爲讀先王之書不治

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

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

外則不光不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迨求天下國

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

初青州牧有荒淫放蕩爲事慕嵇阮籍之爲人

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

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

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

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拘掠死獄中妻子

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

詩牧亦坐是廢於時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

又其文多指計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

重之故所棄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

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

李仲方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李維字仲方雍熙二年進士景德中

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

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

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民士編一十九卷

晁氏曰宋朝陳充撰充成都人雍熙中擢甲科仕

至刑部郎中知祥符六年貢舉卒年七十詞學典

瞻性曠達喜談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民士云

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

善惡無餘論爲害教著書反之國史稱焉今集載

其論兩篇

孫漢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孫何字漢公蔡州人淳化三年應進

士殿省俱中第一四遷起居舍人知制誥性下急

嘗任京西東兩浙轉運使副頗事苛察幼篤學嗜

古爲文宗經與丁謂同爲王元之所稱時謂之孫

丁集有丁謂序

丁晉公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淳化

三年進士官累遷知制誥出知鄆毫昇三州天福

四年拜平章事俄以戶部罷未幾復相封晉國公

乾興中坐擅改永定陵貶崖州司戶更赦徙道州

明道末以祕書監召還卒於光州幼聰敏書經目

輒記不忘善爲古文章尤工詩什儉巧險詖世鮮

其儔大中祥符初上欲封禪未堅決謂因言大計

有餘議遂定當時所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預

焉多喜圖畫博弄音律吳人自陸宣公後至謂始

相本朝熙寧以前議者莫不指謂爲姦邪之首自

王安石用事頗稱其賢智云集皆詩也

鮮于伯圭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鮮于懷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爲一時

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摠悉詞時人稱之李宗諤贈

詩云漢殿無人薦揚子漢朝空誦摠悉詞後與宗

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爲觀察推官

卒

晏元獻臨川集二十卷紫微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二年張知

白薦得召賜同進士出身再試文擢祕書正字爲

昇王府記室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三年拜

平章事四年坐事罷知穎州歷陳許雍終以疾歸

侍經席率性剛峻幼孤篤學爲文溫純應用尤長

於詩抒情寓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范文正歐

文忠皆出其門女適富鄭公楊察世稱其知人集

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陳氏曰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

自差大起僑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庭

至宰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今按本傳有文集二

百四十卷中典書目亦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爾

臨川集有自序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

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諡文正爲學

明經術政慕古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

尤以傳道爲任事母至孝姑蘇之范皆疎屬置義

莊以贖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

登門爲恥獨梅堯臣嘗著碧雲暇以譏詆之云

陳氏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即公也幼孤其

母適朱氏其爲兗州推官始復姓更名又尺牘五

卷其家所傳在正集之外東坡蘇氏集序曰古之

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

定於吹歌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

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

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

與先主策曹操孫權權現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

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爲之而僥

倖其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帥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李復古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李迪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嘗謂其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景祐初應進士擢居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致仕謚文定

孫文懿集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後參知政事謚文懿

姚鉉文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累遷兩浙轉運使鉉雋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法除其名卒年五十三

夏文莊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死王

事補官舉賢良除光祿丞累擢知制誥仁宗屢欲相之爲言者所攻而寢初封英國公後改封鄭諡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爲文章尤長偶儷之語朝廷大典策展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大遼序陳氏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爲文辭復多才術而不自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目陰惡彰播皆可爲世戒也

呂文靖試卷一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太史氏前有家狀大略與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觀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八十二卷目錄

集部彙考十六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四

別集三朱二

經籍典第四百八十二卷

集部彙考十六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四

別集三朱二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

一作吳中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天聖中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爲學士皇祐元年拜相嘉祐中復爲樞密使封荅國公以司空致仕初名郊字伯庠御史言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乃改今名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獻以爲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以祁爲第十當是時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爲之請證景文祁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常謂其淵源皆有考古峻或難句世以爲知言著有出麾小集西

州畏稿之類合併而爲一

陳氏曰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爲文似蓮暖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觀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龐籍撰司馬溫公序略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敘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爲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闊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爲諫官有謁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淡難識後數日而薨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爲五十卷既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爲十卷命曰清風集刻板摹之命光斷叙其事

田公金巖集兩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終尙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此張乖崖何聖從廬江文集二十卷刀筆五卷奏議二十卷晁氏曰宋朝何郊字聖從成都人仁廟朝爲御史

諫官擢天章閣待制熙寧中以尙書右丞致仕歷漢梓木與河南四帥守天資好學始廢寢食爲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鮮于子駿志其墓集有李邦直序楊樂道集二十卷

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敞樂道撰王介甫序略曰

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自能道其意讀其書味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安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忠獻公安陽韓琦雅圭撰富文忠劄子集六卷奏議十二卷安邊策 卷

晁氏曰宋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制科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中卒年八十諡文忠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晁以道爲之序其略曰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工人或未聞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避公聞人語及北事便憂色若不欲聞者至青州救災之功平居喜爲人道之石介嘗以夢契方公矣而嚴事王沂公薦士後至將相者多矣而最喜劉樂數事皆世所罕知者又曰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英宗時言猶海潮也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文潞公集四十卷補遺一卷

陳氏曰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爲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

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移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爲略集二十卷而屬某爲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議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貴鼓鋪鍾音節疎緩雖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諸韶洩勁氣沮金石頔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武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徂徠集二十卷

晁氏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曰集中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爲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豈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耶陸子遙刻於新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竹溪林氏曰石徂徠之文多方少圓却略有典則

滄浪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壻也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除名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又喜草書酣醉落筆爭爲人所傳翫

陳氏曰子美既廢遂嘗答韓持國書具見其意趣本傳載之歐公序言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用而子美獨先沒可恨也

歐陽氏序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讎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華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

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思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然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後村劉氏曰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安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簾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誅其上一聯金鉗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意亦佳句

梅聖俞宛陵集六十卷外集十卷

晁氏曰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古簡純粹然最樂爲詩